

法。

宣言的第六點與第七點，基本上，可說是中、美、英、蘇四國自動提出的，加于本身的限制。

很明顯的，在擊倒了德、義、日等國的工作完成之後，所有愛好和平正義的一切國家之間，牠們的力量上，確實是存在着種種的差異。尤其中、美、英、蘇四國，毫無疑義的，在戰後，是世界上四個最強大的國家。假如這四國，是爲驕武主義所炫惑，爲自大狂，支配愁所鼓舞，或甚至還緊記着權力政治信條的話，那末，現在就應該是牠們支配世界最好的時機，最低限度，也可以建立起對今後全世界，幾十年內支配的權力與地位。可是，中、美、英、蘇四國，是代表正義反抗暴力的國家，牠們的最大力量也就在這裏，而並不在於強大的軍備之上。

第六點是四國互相約束，戰後不在任何其他國家內使用軍力，以培養合作與和平的根本。

第七點更進一步，決定普遍裁減軍備，以作爲實現和平的最大前提。

莫斯科會議公報的檢討

史國綱

不論爭取戰爭的勝利，或是創立世界的和平，全體聯合國家，尤其是其中最主要的中、美、英、蘇的合作，卻是不可或缺或條件。因爲莫斯科會議產生了四國宣言，建立了一般酷愛自由和正義的人們所渴望的永久合作基礎；所以注意力都集中於四國宣言，好像牠是會議中的唯一貢獻。事實上四國宣言祇是莫斯科會議公報中的一部份，其餘也都是很重要的。

莫斯科會議是由歐洲戰場上三個主要作戰國家的代表所組成，因

許多未來國際上可能的不安與煩惱，這樣一來，大概是難以穩除了。

八

在這勝利就要到來，戰爭亟需加緊的時期，我們能夠看到四國這重大而莊嚴的宣言，實在是令人感到十二分安慰和鼓舞的事！

不過，四國宣言畢竟還是一個前奏。這件工作的主體，似乎必須由四國元首的直接會議，方可予以最權威、最根本的完成。這一次，我們讀了四國宣言之後，我們有着非常充分的理由，期待着四國之間，有更進一步團結與融洽的舉措的出現。

四國宣言在原則上，已經給予全世界人們當前兩個最深刻的願望，以莫大的滿足。這兩個願望，就是：一、縮短戰爭的苦難，二、建立世界的和平與安全。不過，四國宣言所能做到的，僅僅是原則的確立而已。至於怎樣進一步，把這兩個原則，逐漸予以實現出來，那將不獨是四國當局們的工作，也同時是我們全世界無數男女老幼們的共同工作。

此公報中除四國宣言外，都是和歐洲問題有關的。現在且先分述其要點。

第一、縮短對德戰爭問題。美、英、蘇三國對於縮短歐洲方面的戰爭所應採取的步驟，有坦白而詳盡的討論；還利用三國參謀部軍事顧問的在場檢討確切的軍事行動計劃。後者已成立了若干決定，並且正準備實施中。但是這些軍事秘密，詳情當然不能對外宣佈。

第二、意大利問題。三國對於意大利問題，獲得一個同意的根本

政策。這就是法西斯主義及其所有惡勢力與其所產生的事物，應予完全消毀，而予意大利人民每一機會，以建立依民主原則為基礎的政府機構和其他機構。至於實施的具體辦法，則有下列各點：(一)意大利政府應容納反對法西斯主義的人民團體代表，使其更民主化；(二)意大利人民應完全恢復言論、宗教信仰、政治信仰、出版和公共集會的自由；意大利人民並得成立反法西斯的政治團體；(三)法西斯政權所創立的一切機構，應予取消；(四)所有法西斯或親法西斯份子，應自政府中及一切民主性的機構與組織，排除出外；(五)法西斯政權下的所有囚俘，應予釋放，而昇以大赦；(六)地方政府的民主機構，應予建立；(七)法西斯領袖與將領，或有罪犯的嫌疑者，應予逮捕交審。

第三、奧地利問題。三國認為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德國因入侵而加諸奧地利的合併，完全無效；並願見奧地利重建自由獨立，藉使奧人本身及其他處境相似的鄰邦，具有政治和經濟的安全，為永久和平的基礎。但是因為奧地利立於希特勒德國一方面參戰，奧地利却負有一種無可逃避的責任。

第四、戰爭罪犯的懲處問題。三國鄭重聲明，在允許德國境內可能建立的任何政府停戰時，該政府必須負責把所有參加暴行和屠殺的德國官兵及納粹黨員，悉行交出，並應遣送至彼等進行這種可憎行為的國家內，俾能依照各該國法律，由其所虐待的人民，就地審判，加以懲處；還警告那些尚未沾染無辜人民的血跡的，切勿同流合污，因為三國必將追尋那些暴行者至天涯海角，執而置之於法。

這樣看來，除軍事外，莫斯科會議還涉及戰後的三國重要問題，並同意於處理的基本原則，為解決同樣事件的規範。因此這個會議成就的宏大誠屬驚人；同時表示了勝利愈接近，聯合國意志愈融洽的可喜現象。

我們總希望這次反侵略戰爭，能夠實現上次世界大戰中一個極流行的標語：即「這是終止一切戰爭的戰爭」。在結束上次大戰的巴黎和會裏，所有的解決方案，並沒有完全依照着公道的原則，結果不到

二十年，發生了第二次更慘酷的流血。我們決不願重蹈覆轍；否則非特有負於戰場上作壯烈犧牲的戰士，且無以對後世的子孫。所以莫斯科會議公報中關於三個重要戰後問題的決定，值得檢討。

對於意大利，三國主張毀滅法西斯的惡勢力，並使她民主化。以民主化來對付法西斯主義，制止她不再釀成後患，這觀念是很對的。我們知道，唯有使全人類享受到真正的自由與平等，國際的安全才能維持；而民主化是獲得自由與平等的不二法門。怎樣使意大利在戰後更民主化呢？辦法是：(一)意大利政府中容納反對法西斯主義人民團體的代表；(二)意大利人民應完全享有言論、宗教信仰、政治信仰、出版和公共集會的自由；(三)地方政府的民主機構，應予建立。這些的確是最基本的。不過民主主權的確立，和法治精神有密切的關係。如何使慣於聽獨裁者指使的意大利人民，能創立及愛護法治精神，以保障所享受到的自由，卻不可忽視。即使這些辦法祇涉及政治部份，這點亦似有補充的必要。至於毀滅法西斯主義的惡勢力，可分消極的和積極的兩方面來說。消極的是：(一)法西斯政權所創立的一切機構，應予取消；(二)所有法西斯或親法西斯份子，應自政府中及一切民主性的機構與組織，排除出外；(三)法西斯諸將領與領袖，或有罪犯的嫌疑者，應予逮捕交審。積極的是意大利人民得成立反法西斯的政治團體。如是意大利的法西斯份子，當然不容易再在政治上抬頭。然而要使意大利的法西斯份子絕對沒有活動的機會，應從杜絕法西斯主義入手，所以在政治之外，顯然還需要其他積極的應付方法。處置意大利的辦法，無疑地將為解決無條件投降後德國和暴日政治問題的張本。德國和暴日的侵略觀念，比意大利的尤為根深蒂固，這使我們更感覺到公報中所列的幾項辦法，不足以實現我們的希望。

關於奧地利一點，表示了三國公認這次反侵略戰爭以解放為作戰目標之一，不祇是指着那些在戰爭爆發後所佔的區域，就是以前不法的併吞和佔領，都包括在內。這才是比較澈底的解釋，並符合大西洋憲章所規定的和平原則。歐洲既然這樣，其他區域當然不能再有例

外。因此該普遍實施，以免產生任何不完滿的解決。但是歐洲有一種特殊情形，我們卻不能不加以注意。那兒的小國太多，民族複雜，唯有在極度發展地方自治的條件下，使他們組成聯邦，才容易處理一切的政治經濟問題。公報中說奧地利的重建自由獨立，目的在使「與人本身及其他處境相似之鄰邦，具有永久和平之基礎，即政治與經濟安成更混亂的現象。然而促成小國組織聯邦的舉動，却絕對不該含有包圍或隔離其他國家的用意；否則非特這種聯邦不易產生，並且也不會永久的價值。此外使奧地利恢復自由獨立，亦不當有分割侵略國原應有的土地，以防止故態復活的意義。這種不合理的辦法，經過上次的失敗，決不宜再行試驗。奧地利的人民雖然和德國的是同種，但是前者向來是一個獨立國，所以上面所說的，可說是過慮。祇因為這次戰後要分化侵略國本土的主張，相當有力，不得不附帶提及。總之，在準備組織歐洲小國聯邦的立場下，使奧地利復國，而沒有包圍、隔離和分化的作用，對於國際秩序的重建，必有宏大的貢獻。

在墨沙里尼下台的時候，美、英、蘇三國把性質相同的照會，送給中立國，警告牠們勿收容戰爭罪犯。公報中所說的，無疑地是重複表示關於這個問題早已共有的堅決意志。戰爭罪犯的依法懲處，不但能恢復法律的尊嚴，儆戒將來的尤效，並且還是杜絕侵略惡勢力有效的辦法之一。因此決不該和上次大戰結束時的情形一樣，做些有名無實的事情，敷衍了事，使藐視法律的人更勇於破壞法律。現在三國鄭重聲明，必將追尋戰爭罪犯至天涯地角，執而置之於法，的確是切要的。公報中還說，「希特勒力量在其所蹂躪及其現已由此開始逐漸贖罪的許多國家中之屠殺與大批搶殺行為，聯合王國、美國與蘇聯均獲有證據；」可見聯合國對於戰爭罪犯，將絕對依照法律的程序辦理，使正義抬頭，而絲毫沒有報復的用意。這真是應有的正當態度。

但是牠又說，戰爭罪犯「均應明悉彼等將重被遣回其犯罪之地點，由其所虐待之人民就地審判。」依刑事法的原则，犯罪者固然該由犯罪地點的法律裁判；不過這個原则的意義，是着重犯罪地點的法律，而不是犯罪地點，假使甲在乙城犯罪，却在丙城審判，祇要丙城所用的法律及審判程序，完全和乙城的相同，那末就不違背那個原则。我們知道，戰爭造成種種無法抑制的憎恨，一般人民的情感，尤不易聽從理智的指使。因此把戰爭罪犯遣回到犯罪的地點，由其所虐待的人民就地審判，恐怕極易發生不幸事件，使法律損失了效力，而不能獲得美滿的效果。這種可能性顯然很大，決不該忽視。

從上面的檢討裏，我們見到莫斯科會議各項決定中的優點和弱點。因為莫斯科會議祇可說是一個起始點，涉及的範圍不廣，而來自這種會議必將更多，決定的範圍必將更廣，所以我們對於牠的得失，尤當切實注意，縝密討論，庶幾公認為妥善的措施可以廣泛採用，錯誤的得以及時糾正。

最近威爾基先生說，期待解放和自由的人們，「今日已不僅思及抗戰，且亦常思及解放與協助建設新世界之機會。莫斯科會議證明中、美、英、蘇四國，能獲致同意；故當前之務，為擴大此項同意之基礎，使能包括經濟、政治及道德之項目；同時並按照真正之民主方式，擴大參加國之範圍；目前先由各聯合國參加，日後更普及世界各國。此為吾人今日所需要之次一步驟。」這實在是最近中肯之言。

自四國宣言公佈後，這次反侵略戰爭事實上已成為整個的；而依照和平不可分的原则，今後對於世界秩序的重建，四大自由的實行等問題，尤應有這種的態度。唯有基於普遍的合作，絕對沒有種族或區域的歧視，勝利、公道、世界和平才能次第順利實現。

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渝。